

科普文学



大卫·爱登堡,何许人也?他被赞为“自然纪录片之父”。

爱登堡在大学学习了自然科学,在皇家海军服役完毕后,就加入了初创的英国广播公司(BBC)电视台。从此以后,爱登堡的职业生涯就与BBC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广为人知的《生命》三部曲、《地球脉动》等纪录片都由爱登堡主持制作。

《大卫·爱登堡自然行记(第一辑)》就是旅程的文字结晶,包括《丛林飞行》《寻龙之旅》《蝴蝶风暴》三册。这位杰出的科普人、电视工作者的叙述,字里行间盈满温情,叙事有趣生动,让笔者想起达尔文的作品《“小猎犬号”科学考察记》,两者气质上几乎如出一辙。即使不了解爱登堡,仅就这些作品本身而言,在获得科普知识的同时,我们也能拥有文学层面的享受,文笔之凝练优美,细节之周详流畅,堪称自然文学的典范。

爱登堡笔下到处都是有趣的故事。

自然之旅

林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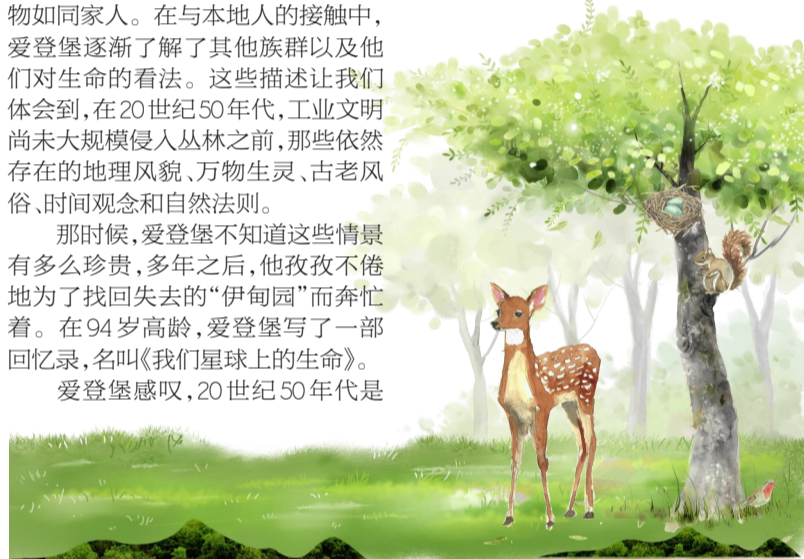
事。大群迁徙的蝴蝶在身旁飞舞,与大蟒蛇狭路相逢的危险刹那,与收养的小熊崽的温情生活,看见了心心念念想要寻找的科莫拉多蜥,从独木桥上滑落的生死一刻,悬挂在崖壁和高枝上拍摄的惊险场面,在吸血蝙蝠侵扰下难以入眠的夜晚……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,庞然大物如水豚也能听从当地人的驯养,村民们待周围的动物如同家人。在与本地人的接触中,爱登堡逐渐了解了其他族群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看法。这些描述让我们体会到,在20世纪50年代,工业文明尚未大规模侵入丛林之前,那些依然存在的地理风貌、万物生灵、古老风俗、时间观念和自然法则。

那时候,爱登堡不知道这些情景有多么珍贵,多年之后,他孜孜不倦地为了找回失去的“伊甸园”而奔忙着。在94岁高龄,爱登堡写了一部回忆录,名叫《我们星球上的生命》。

爱登堡感叹,20世纪50年代是

乐观向上的时代,使欧洲沦为废墟的“二战”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。整个世界都渴望向前看、向前走。技术创新欣欣向荣,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,使我们获得了新的体验。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的进步。未来令人兴奋,人类的一切梦想仿佛都会实现。肩负探索大自然的任务而走遍世界的他们,以《动物园探奇》开启事业的生涯和博物学领域的新篇章。没有任何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。爱登堡说自己从小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律条,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。他主张“野化”,倡导“把自然还给自然”,重新野化大海、野化大地,让渡空间给其他生物。爱登堡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,他认为,适度地放弃眼前利益,可以让人类也拥有更好的未来。

从起点一路走来,大卫·爱登堡用他的工作经历、生命历程,全心全意地阐释着他是如何记录大自然,记录这个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最美好的那些事物。



阳光

李美坤

“少年把酒逢春色,
今日逢春头已白。”
我摸了摸鬓发
看见,风翻动书页
诗行之外
皆是三月的阳光盛开
皆是虫鸣青草间

我还看见
走路健身的老婆婆
在岁月的河边
采一株狗尾巴草
插入同样白的发间
那是秋冬,更是春天



宁静致远(篆书)。

唐诗

时间进入2021年腊月中旬,眼看就要过年了,老家突然传来噩耗,我71岁的大哥去世了。接到电话那一刻,我脑袋里一片空白,好像整个世界都已消失。

我老家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,父母生养了我们五个姐弟,大姐很早就远嫁到北京,二姐尚未成年就溺水而亡,1951年出生的大哥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回家务农,二哥快要结婚时因一场重病不治离开人世。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在家里排行老幺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大哥对我更是疼爱有加,充满期许。

大哥从小就让着二哥和我。那时候家里很穷,过年买挂鞭炮,我们哥仨都要拆些单颗下来用于平时放。我和二哥会把鞭炮放在土炕睡觉那一头的席子下面,有时趁对方不注意还要互相偷拿。这时,不管谁哭,大哥会把他的鞭炮拿出来给补上,以平息我们哥俩之间的纷争。

大哥从小舍不得让我干活。一直到上大学之前,我可谓“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”,那时勤工俭学要交猪草,都是大哥和娘帮我拔够、晒好,再帮我背到学校去交。初高中住校需要带一个星期的干粮和咸菜,大哥在家省吃俭用满足我。要是家里哪天做了好吃的,大哥也会冒着烈日严寒、风雨积雪给我送到学校。

在老家乡下,兄弟之间吵闹打架是常事,但大哥只打过我三次:第一次是因为家里平时只吃粗粮咸菜,只有盖房时才会吃白面馒头和杂烩菜,那天家里盖房子,我就装病不去上学,想留在家

深情

王世纯

里中午吃顿好的,被大哥看出来,他气得浑身发抖把我踢倒在地,说不好好读书将来不会有出息;第二次是大哥在当时的公社谋了个看扬水站的临时工,每个月有几块钱工资,我为了买糖吃偷拿了他两毛钱,他先说只要我老实交代就不会打我,当我承认后,他却狠狠打了我一巴掌,并教育我“小时候偷针,长大了就要偷金”;第三次是大哥买了块“宝石花牌”手表,我羡慕得不得了,很想偷偷戴一下,于是趁大哥那天休息将表放在家里的空隙,我将手表戴在自己手腕上去了学校,结果招来大哥一顿打。用大哥的话说:我打你可都是为你好啊!

大哥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兵,但由于各种原因,他始终没能真正穿上绿军装,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受大哥影响,我也想当兵,并在1984年高考时顺利考取第三军医大学(现陆军军医大学)临床医学专业。上大学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一套军装回去给大哥,大哥在回信中显得无比的喜悦,但又舍不得经常穿,只有在走亲访友或重大场合时才拿出来穿一下。

大学毕业后我留在重庆工作并成家,之后很快有了儿子,生活条件逐渐好起来,我便跟大哥商量把娘接过来,一来是让她老人家享享福,二来是帮我照看一下儿子。我知道大哥有些舍不得,都说“人长再大在父母面前永

远是孩子”,他也想天天看着亲娘,也需要娘帮他照看他的儿子,但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从小就这样,大哥总是把我排在他自己前面,把我的事看得比他的事更重要,时时处处替我着想。

娘在重庆呆了近两年。因她老人家当姑娘时就抽烟,1998年国庆节的一个雨夜,娘突然大量咳血,我们连夜把她送到医院,她被诊断为肺癌。我们怕老人家经不起打击骗她是痨病(肺结核)可以治好。大哥得知后赶到重庆把娘接回老家调养,好让她老人家将最后一口气落在老家。后来听老家邻居讲,娘到疾病后期疼得靠打杜冷丁,大哥更是日日夜夜守在娘的身边直至她老人家离去。

娘去世后,爹就来到重庆,前后有七八年,最后患上了脑萎缩,大哥得知病情后将爹接回了老家。听说到后期爹大小便都不知道说,照料这种病人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我远在重庆加上工作又忙,只能时常寄点钱回去,从经济上尽点子女之责,而所有的身心之累、之苦全都由大哥承担了,这让我常常心生愧疚。

爹去世后,大哥来重庆住了个把月,为他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侄子带孩子。我发觉他的相貌、身形远远超过他的真实年龄,头发花白、牙齿部分脱落、背也伸不直了,而且瘦得让人心酸。在重庆期间,我尽量带他吃好的,保证他的烟酒供应,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和回报他如父亲般对我的恩情。

为了不给他大儿子和我增加过多的负担,大哥曾让我给他找份适合他的工作。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,最终因语言不通、身体状况不佳而未能如他所愿。他没有失落,而是笑呵呵的理解,

没有给我更大的压力,默默地回到了河北那个熟悉的小村庄,守着我们共同的老家。

因工作原因,父母去世后我极少回老家。虽然大哥很理解我,但每次打电话还是不忘叫我回老家看看,这几乎成了我俩对话的固定模式。他每次都要把老家夸上一番,用他朴实的语言描述老家变化。

他说,现在院子里的茅房已经变成干净整洁的厕所了,以前无盖的蹲坑也换成了马桶,只是因为北方冬天气温低水管容易冻住不能用抽水,而是用大勺舀水冲,这些都是“厕所革命”的成果啊!

他说,老家冬天以前都是烧煤取暖,现在都是清一色的燃气暖气片,既美观温暖又安全环保。老家以前都是火力发电,现在地里矗立着很多风力发电机,风叶不停地旋转,大多数家庭房顶上或院子里都有太阳能接收板,储存的电能用于生活,多余的太阳能电还卖给电力公司,既节约了费用又有效利用了清洁能源。

看得出来,大哥爱老家的过去,更爱老家的现在。他把老家夸得天花乱坠,我确实心动了,打算春节回老家过年。然而,春节的钟声还没有敲响,大哥却突然走了。一个淳朴的北方农民,一个很早就扛起家庭重担的北方汉子,一个像父亲般站在兄弟身后支撑的农村大哥,就这样走了。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没有燃烧的纸钱,大哥的葬礼很安静,正如他生前所言:现在老家的葬礼都讲究绿色环保。当我把一束鲜花放在大哥坟头时,早已泪流满面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)